

租个美眉吃饭喝茶打游戏？ 网络租人平台暗藏桃色陷阱



几年前，“租个女友回家过年”的想法或许还只是城市打工族之间相互调侃的笑谈。如今，搭着共享经济的东风，花样迭出的网络租人平台让“租个大活人”成为现实。

通过微信公众号或手机客户端绑定个人手机号并上传照片即可完成注册流程，用户可按小时计价将自己出租或租到满足要求的人，租约的内容涵盖心理咨询、饮茶、打电游、健身等等。

不过，看似美好的网络租人平台实则暗藏桃色陷阱……法律专家呼吁租人平台加强监管职责，并建议消费者事先与出租方沟通交易内容，如遇违法行为第一时间报警。

交友党： 生活圈子小找人来解闷

多名平台使用者向记者坦言，城市生活压力大、精神空虚促使他们选择到虚拟的网络平台找人“解闷”。

在深圳工作的雅静今年24岁，她已经是网络租人平台的老玩家。一年前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她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朋友分享的租人平台链接，第一次了解到租人软件。

刚工作一年，雅静的生活圈子很小，抱着结交朋友的想法，她尝试在平台上出租自己，并把出租范围设置为“同城约饭、健身跑步、游戏陪练和商务陪同”。

雅静告诉记者，她第一次被租是陪人温习考试。雅静回忆，对方当时正准备创业，需要看考证相关的工具书。通过软件简单聊天后，两人相约晚上9点在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见面。

雅静说，自己通过平台结交了一些朋友，但在出租过程中也时刻保持戒心，“如果在线上交流时觉得不对劲，是不会同意出租的。”



关注三湘都市报微信
看E报。

外快党： 双方见面再次商定租金

和雅静的交友不同，来自湖北的“95后”小伙阿城则把租人平台当成挣外快的渠道。今年4月刚到广州的阿城正职是一名健身教练，较为松散的上班时间让他感到空虚。一个月前，经朋友介绍，他也玩起了租人平台。因为身型健美，阿城被租的频率很高，而且租他的大多是爱好摄影的专业人士。

“他们会约我到宾馆里拍照片，”阿城告诉记者，虽然见

吐槽党： 把烦心事说给陌生人听

25岁的章先生是广州两家公司的老总，去年9月，朋友介绍他开始使用租人平台。“吃吃饭、看看电影、谈谈心，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可干。”作为公司老总，他不想把负能量的一面展示给朋友、员工看，“我希望在别人面前，都是积极向上的样子。”

把生活的烦心事说给陌生人听，就没有这样的后顾之忧。章先生通常会提前一天在平台上预约，“我会找年龄相

仿的女性，漂亮、性格好、没有公主病，因为如果我心情不好，对方还跟我耍公主脾气，岂不是给自己添堵。”

开车去接对方、吃饭买单等，章先生觉得都无所谓，“租人也是一种社交。”他会把租到的女生当做新朋友看待。事实上，很多女生跟他聊得投契，当下就买单，成为了朋友。

从去年9月至今，章先生已经有过10多次租人经验。

记者体验

首页：多为妖艳、暴露女性

既能交友又能挣钱的网络租人平台真的有那么好吗？

记者下载多款租人软件进行了测试后发现，注册租人软件时一般只需验证手机号码并上传一张照片。部分租人平台开通了实名认证，但不强制每位用户进行实名认证。阿城告诉记者，实名认证的用户成功租出的概率会比较高。

一网络租人平台公关解释称，出租自己的用户一旦上传身份证，平台人工审核之后，就会打上“已身份验证”的标签。为了确保用户真实身份，除有专门的客服人员对用户上传的身份证进行人工审核外，还会对客户上传的头像进行百度图片识别。

进入租人软件后，后台可根据使用者所在城市进行定位，并按用户需求进行筛选，筛选的维度包括职业、性别、昵称、技能(如美术、烹饪、心理咨询)等等。记者注意到，租人软件首页显示的大多为用户的照片，据照片显示，平台的出租人大多为女性且打扮妖艳、衣着暴露，但备注的技能大都为心理咨询。

举报：依旧收到涉黄信息

随后，记者尝试以100元每小时提供“聊天、厨艺”服务出租自己，但在租人平台收到的回复却令人震惊。多名男性用户在后台留言称，要求提供兼职“一夜情”服务，并表示价格“好商量”。

记者随后将这一情况反馈至平台，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进入租客的个人页面进行举报，经平台确定情况属实后会尽快令其“下架”。记者依照工作人员指示对上述那名用户进行了举报，但后续几天内该名用户依旧通过平台向记者发送“约炮”信息。

针对记者反映的情况，网络租人平台“来租我吧”创始人曹甜甜认为，目前国内陌生社交产品并不完善，但有规范化的趋势，“我们也希望更多地去完善，扭转大家对租人平台的不好印象，慢慢接受这种新的交友观念。”

专家说法

出租若违法，平台方要担责

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赵占领认为，界定出租活动是否违反法律的关键是看出租服务的性质，“租人只是噱头，网络租人平台实际出租的是服务。”

赵占领认为，平台承担提供网络信息服务等责任，只能审核用户的身份信息，如果用户挂羊头卖狗肉，以合法的名义约见租客，私下提出不正当交易要求，平台不存在责任，但如果出租的服务在形式上本就违法，平台方就负有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吴飞指出，网络租人平台如果存在投诉无应答的情况那就未尽到监管责任，“以色情或个人隐私为卖点，故意引诱或放任违法行为提供便利，又没有投诉渠道或者不积极处理，使中立的平台沦为违法犯罪的工具。”则平台方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南方都市报